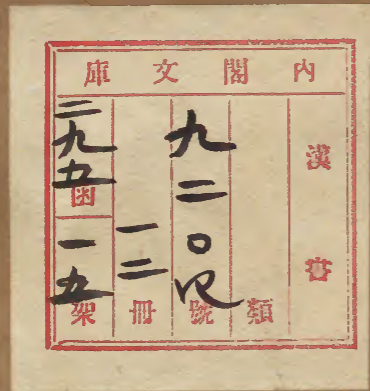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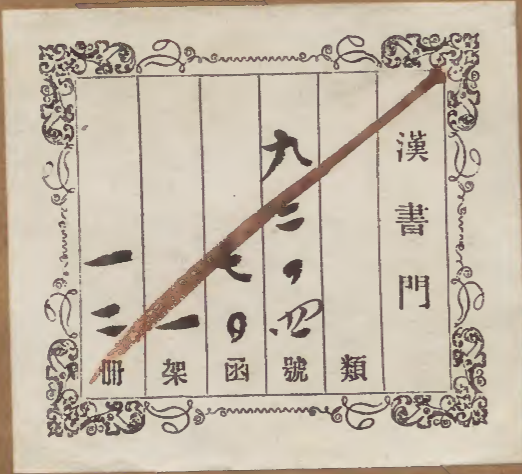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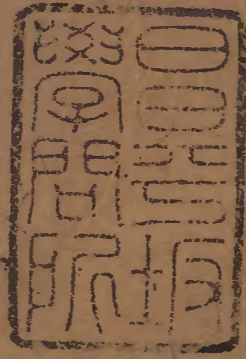


康濟譜  
午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4
冊數	12	(7)
函號	295	53

容菴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康濟譜崇教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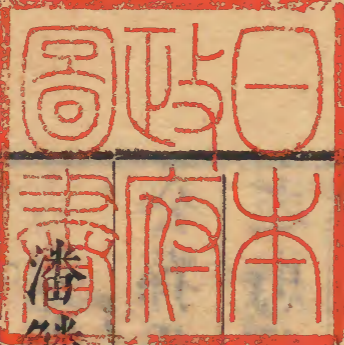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晉江 陳洪謚 鑒定

吳縣 金俊明 叅評

嘉定 侯岐曾 訂閱



潘鱗長氏曰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為教而弦歌之

聲不絕後世稱賢令者必首及之漢承秦弊網密  
矣惟文翁于此殆庶幾焉若君子小人求所以學  
道恐未也宋則各儒輩出教化大行如周程張朱



諸先正莫不倦倦以崇禮明倫辨義利變氣質爲  
訓而子靜講皇極代醮一事其從俗變化之道即  
子游宰武城曷讓哉嗟乎天生斯民使先覺覺後  
覺有斯民之責者誠雅志覺民其必先自覺哉  
公孫僑爲政立學校定章服正溝洫什伍井廬大人  
之忠信者與之泰侈者斃之三年民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司馬遷曰子

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畦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路不拾遺四年田  
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  
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  
啼曰子產棄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子聞其卒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潘鱗長氏曰子產之治全以義行其惠益處族大  
寵多之日不得不然其民始謗繼誦而終歸于  
化夫子所以稱曰惠人又歎爲古之遺愛契賞者



深矣。若子與氏之論，特就其一事為言，非定評也。後人未能幾其萬一，而徒效矮人觀場，則陋矣。

觀文翁誘掖獎勵之法，至為詳備，使人唯

文翁守蜀，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翁欲誘進之，于是穿滿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畝，立學。乃選郡小吏，開敏有才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興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

恐不得與于其選，乃至同氣，齊魯真雅化之盛事矣。

生明經，飾行者，與俱使傳教。令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潘鱗長氏曰：讀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一章，可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之與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此人。也。秦漢以來，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士方



看他委曲  
誘進費盡

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禮樂詩書之舊習而從乎簿書期會之新規故為吏者皆以政學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王之治哉嗟嗟有吾黨之任者當以文翁為法毋使士值文

明之日而與世不古若之歎焉可也  
韓延壽守潁川先是趙廣漢為守患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聰明為治繇是多怨讐延壽欲變其俗教以禮讓恐民不從乃歷召郡守長老

苦心雖非  
以聰明為  
治然豈不  
聰明人所  
為也

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民疾苦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咨之略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較官皮弁執俎豆為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潁川大治

潘鱗長氏曰先師不云乎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如廣漢之構會告訐俗多怨讐是不教而殺也欲民之率于禮讓而不親咨疾苦先為導接是不戒視成也雖欲大治其道無繇若延壽



者庶幾免此二惡矣

黃霸守潁川時上銳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多不奉宣霸因選良吏分部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養畜去食穀馬米鹽糜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恤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然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全安咸稱神明

潘鱗長氏曰吾觀古今良吏使人有神明父母之稱者只是其精神念慮無時不在民為之周歷曲盡耳曰推行曰尋繹曰區處曰成就皆本于精力而以識事之聰明運之夫同一聰明也令吏民相告訐則俗多怨讐班行條教勸善防奸則民以為神而俗大治繇趙韓黃三人之治潁川觀之其得失亦較然可知矣

金孝章氏曰上有恩詔而下不奉宣是忍于負其君以負民也國何賴焉霸令分布民間使知朝廷

長濟言 卷之三 崇教 五



以天下之  
大三百餘  
年之久循  
吏僅得十  
二人而颯  
又爲之首  
難矣

德○意○可○謂○人○臣○矣○至○勸○以○爲○善○防○奸○尤○得○其○大○者○

衛○颯○守○桂○陽○郡○與○交○趾○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

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基○年○間○邦○俗○從○化○漢○

循○吏○舉○天○下○郡○國○三○百○餘○年○僅○得○十○二○人○而○颯○其○首○

稱○也○

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

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誠○以○定○六○

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

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敢○欺○犯○

張○湛○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條○教○政○化○大○行○後○

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季○鄉○黨○恂○恂○如○

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迂○菴○子○曰○近○世○士○人○俱○以○老○成○爲○迂○濶○脫○畧○爲○時○

行○不○知○士○一○去○禮○而○人○禽○莫○辨○矣○其○亂○也○寧○踰○時○

乎○故○主○持○世○界○全○賴○有○端○方○堅○毅○如○湛○者○爲○西○江○

一○柱○慎○勿○訝○其○不○諧○衆○也○

鮑○德○修○志○節○有○名○稱○爲○南○陽○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又郡學久廢德乃起費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互相勉勵

任延守武威北當匈奴南接種羗延隨宜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較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士

劉寬守南陽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宮置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迂菴子曰學不勉以孝弟是為無本之學見民而不慰以農里之言言抑末也本末廢則我寔為士民倡而懷利于進之流至矣劉南陽執經對講則感德興行居高者順風之呼可不慎哉

劉梁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畏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之任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潘鱗長氏曰士惟自期待厚者期待民亦不薄讀



吾雖小宰數語梁之自待待民何如也曰赴期會  
理文墨非本志則固有所爲本志者矣宰民之與  
爲學一也可不先務乎立志哉

陳寔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  
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還各令歸本境司官行部吏慮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  
竟無訟者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  
曉譬大義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  
陳君所短

范史論陳仲弓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  
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  
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譽發于上而風俗清乎下  
矣旨哉其言乎

虞溥晉太康時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  
書屬縣具爲條制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告以  
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  
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  
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

迂菴子曰虞溥喻染妙論更出學記之表不獨可

以興人志趣抑亦可以引人思理乃知文字之妙最能移情矣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釋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後歷守豫章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



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宮。功用彌廣。

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徧立鄉校。以已秩俸延名

師。大儒非六經不得教授。每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

祭其勤業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廡下。有好爭訟。情

業無成者。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及大成。當舉行賓

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于是人皆克勵。風俗大

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

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

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善教者不。過勤其良。知而已。

改過力行。卒為善士。吏民感悅。

薛慎刺湖州。畧雜蠻夷。惟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

帥。具宣朝旨。仍納首領。每月一會公庭。每見慎必殷

勤勸誠。及賜以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夷相

謂曰。今日始知真賢令也。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

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

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子娶妻。與父母離析。非惟前

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講

禮讓之理。並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夷別居。數



年遠還侍養慎以為從善之速具狀以聞有詔蠲其賦役于是風化大行人知禮教有同華俗

金孝章氏曰上之求下不以其實則下亦以虛名應之雖日崇厲其文而奸偽滋起至于選舉陵遲俗以大壞于是有思婦病母者矣有舉孝廉父別居者矣播之風謠見之紀載貽譏後世非細故也今夫親百姓廣教化莫守令為甚苟非其人安在其能親率而躬誘之哉視郡邑如家視百姓如其子弟雖蠻夷亦能從化若視民如蠻夷則其于蠻

夷將何如也民之視之又何如也嗟乎安得良有司而與之一晤語乎

人不親歷  
嘗易忽過  
悔恨已遲  
苟能猛省  
有不愛日  
者非人矣  
父母俱存  
真厚福也

童稚亦歡  
戀至此此  
豈有一毫  
造作勉强

韋景駿為貴鄉令民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習讀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勤之甚童稚曰此間耆



乎可見人  
人具此天  
性第患無  
以感之者

以富與教  
以教保富  
序既不素  
理亦環生

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  
謂○古○人○何○幸○今○得○親○覩○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為○人  
所○思○如○此○

柳渾令永豐其治務威奸暴而惠鰥嫠毆除物害消  
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聽○斷○爭○訟○自○息○既  
富○而○教○庠○塾○興○焉○表○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  
宜○于○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陳○並○見○採○納○導○利○致○富  
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

范仲淹判河中郡士子執經問難無虛日見有貧者

輒割俸與之諸生至易衣而出晏如也次知睦州大  
興學較建子陵祠風起士習及知饒州一日書生獻  
詩仲淹憐其貧困欲摹薦福碑于本贈之紙墨已具  
一旦雷忽擊其碑東坡詩雷轟薦福碑指此也

潘鱗長氏曰割俸資貧興學風士乃至憐才念切  
曲謀贈貽何其用心之委至無已也仰其教澤愛  
敬感激者蓋人人至今人亦何可自私自利不為  
好人哉

程珦令進賢臨民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抑強扶



此數件是一串事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欲觀令之美惡當于此辨焉

弱導以恩義。暇則賓禮賢士。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疑問難。無間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祀典。不謁。隱德潛善。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邑人化之。  
金孝章氏曰。人人具有才能。正而用之。人人可以為程公之所為。第趨向一差。遂相去不啻千里耳。公私義利之間。可不析之精且審乎。彼謂古人不學。可學。者。則是看古人太難。謂已不能學。者。待已亦太卑矣。明明我即古人。而使人歎我不及古。可惜。

也可痛也

周敦頤僉合州事。以禮教民。郡中化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下之人。亦弗從也。後知邵州。率諸生釋菜。先聖講明理學。誘掖諸生。以教化為急。不踰月。大治。其司理南安時。通判程昞。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月。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自周茂叔來耶。其善。



開發人類此學者稱濂溪先生

潘鱗長氏曰史謂神宗偏信金陵不得大用先生之學則當世君相棄賢之咎亦無所逃矣而余謂不然使先生以教侯師聖者教荆公其學未必不大用于神宗之世無乃門庭太峻至荆公無所容耳觀其三請見而三辭之後荆公始恚曰吾獨不可歸而求之六經乎則是荆公之罪又可原也仲尼不爲已甚吾又不能不爲後之濂溪者戒矣程顥令晉城正己率物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

者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疾病皆有養因立鄉較凡六十餘所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以咨訪民瘼其兒童所習書皆親爲句讀教之者不善則爲易置在晉三年服儒者數百人邑幾萬室故民愛之如父母

潘鱗長氏曰先生晉城之化史極善之至所云帝爲安石所信致不得大用等語殊覺不然蓋當時



之○爲○安○石○阻○者○不○獨○一○明○道○也○若○以○明○道○不○得○用○  
爲○安○石○罪○是○小○之○乎○窺○明○道○耳○何○也○先○生○道○在○萬○  
世○當○時○即○大○其○用○不○過○一○執○政○耳○或○者○進○退○人○才○  
畧○覺○世○異○要○之○天○不○宋○祚○縱○帝○不○安○石○信○亦○未○始○  
之○何○也○已○故○曰○尚○論○先○生○不○當○罪○安○石○也○

張○載○令○雲○巖○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  
召○鄉○人○年○高○者○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  
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嘗○患○  
文○檄○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

往○告○其○閭○里○間○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  
時○命○某○告○以○某○事○聞○否○聞○則○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  
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其○教○人○在○正○已○以○  
格○物○人○未○之○信○則○反○躬○自○治○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  
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問○其○端○有○可○教○  
者○下○寧○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多○告○以○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之○道○學○必○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感○動○  
潘○鱗○長○氏○曰○爲○吏○者○必○聞○道○之○人○則○敦○本○善○俗○可○  
幾○大○化○不○然○終○于○小○成○耳○夫○學○必○聖○人○而○後○已○則○



是○政○治○亦○必○聖○人○之○化○而○後○為○成○也○教○之○偏○全○俗○  
之○純○駁○豈○不○視○其○人○乎○夫○子○所○訓○言○子○之○言○自○愛○  
者○可○以○深○思○矣○

王獵為藍田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數  
責以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  
前曰此特年少不率教耳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  
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  
待獵益敬後為諸王侍講英宗在邸尊禮之即位拜  
天章閣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

如此愛養  
士類人孰  
有不感激  
思奮者乎

侍講厚亦持此說耶對曰臣荷恩厚不敢以非禮名  
號加于王所以報王也帝悟自是不復議

金孝章氏曰世人于感恩圖報嘗至踰分失禮此  
不獨自壞兼足壞人亦明哲者所必不受也若王  
獵之于濮王可謂以德報德不愆于則者矣君子  
之自愛愛人豈曰無其衡焉

謝良佐宰應城興學教士一遵以禮胡安國以典學  
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  
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後除



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按顯道嘗言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于不寬便不是作人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啻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嘗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繇人儘寬不妨讀此則知所以宰應城矣

張戢令蒲城蒲劇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時令長以竣法治之奸愈不勝戢悉寬條禁有訟至

指點親切

欲必濟而後已雖竭其智力奚惜哉夫至于竭其智力而有不

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于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訟獄自衰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戢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皆有禮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



濟者寡矣

胡瑗教授湖州先經術而後詞章受業者雲集慶曆初興太學詔倣其法造士世稱安定先生為吳郡博士率其教者不問而知為胡公弟子

按瑗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高第及為政多適于世用良繇講習有素也

朱熹知南康軍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首下教

以言教者  
訟以身教  
者從教人  
者不可不知  
所本乎朱  
子得之矣

三條一以役煩賦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選士人之篤厚及鄉老之有德行者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悉遣詣學身自教之約聖賢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居官俸餘輒發以修葺之遠方士至者數十百人風化大行陳襄令仙居地僻陋民不知教襄于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講讀于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者老翁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為民利



者皆樂助焉。及去，民攀不忍舍。徙知河陽，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一見即禮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讒之于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或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蓋講說不少，懈弼更奇之。知常州，郡庠卑隘，不足以容師生，襄爲拓之，其規模遂爲諸庠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案，無留牘。一時弦誦可比鄒魯。

潘鱗長氏曰：按富鄭公當國日，引述古爲上客，述

古進于鄭公者，皆仁義之言，有不悅鄭公者，造爲五鬼之號，述古其一也。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鄭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人作鬼乎？至述古人品政績，且勿論。觀其易簣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力起索紙，筆書先聖先賢四字以付其子，而絕則其人之梗概可知。至所歷郡邑，拳拳以造士爲教，斯亦不負先聖先賢之學者矣。余但闡錄其幽云。

楊簡簿富陽會陸九淵道經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



趨未之地  
多不知教  
所以孝弟  
力田古有  
同科農之  
秀者不暱  
往往相因  
也

爲弟子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  
風益振後遷樂平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  
邑士大夫咸集誨之曰國家設學較欲教養真賢使  
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  
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于  
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  
心人人自有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  
薰灼簡切憐之其言坦易明白諸弟子聞其言有泣  
下者

金孝章氏曰問答有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古人虛  
心服善如此若夫至性之言最能感人至聞而泣  
下其相感也深矣

劉清之判鄂州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  
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論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  
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  
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具酒餚以燕諸生  
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  
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舍居之爲閱武場凡禁軍隱



究心于本職斯正所以事上官者若以酒食貨賄爲動即其上可知矣

避者悉按軍籍俾詣訓練作朱陵道院祠先代節義名臣因集儒雅士日與籌論參佐謀議亦在焉高安李好古與族人訟家財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易以歸卒爲善士先是郡飭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于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

陸九淵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故事上元節

太守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思有以革之乃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以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古先聖王大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不明理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



此極確極  
正極透快  
之論凡在  
五倫中人  
皆當熟玩  
而勉行之  
無自惑也  
不見後來  
但看已往  
亦大彰明

較著矣

如此則豔  
美微待之  
心可以不  
作

即憤懣不  
平之氣亦  
可以自消  
矣

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  
宣此福。為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有君臣  
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  
兄弟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所降之衷。天  
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  
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  
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  
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  
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

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  
身。滅絕其本心也。縱使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  
囹圄糞穢中也。何福之有。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  
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  
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  
祖。不辱此身。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  
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  
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嚮應聲。必然之理也。講

康齊譜

卷十三 崇教

三



畢人人歎服多感化者至民有訟無蚤暮皆得造庭  
片言立解洞若觀火亦多所勸釋其有事涉人倫者  
使自毀其詞以厚風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  
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訟無

潘鱗長氏曰子靜講皇極代醮一事最得從俗變  
化之道每讀未竟不覺離席起敬者再宜荆門士  
民感化之衆也然其妙處在不露變革之迹而默  
寓移易之方真有學人作用孔子隨魯獵較必先  
正祭器亦此道也至令毀其涉人倫之辭而詳其

終不可誨之案更得止訟之秘長人者不可不知  
劉珙知潭州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  
焉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咎  
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大修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屬  
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程顥嘗官建  
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刻陳瓘責沈文書于壁以示  
學者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不可犯其  
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  
動其心會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珙奏以



爲使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禽獸。豈仁聖之爲哉。  
屬革之日。軍民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潘鱗長氏曰。史論珙以忠義世其家。余因考之。珙  
蓋忠顯公幹之孫。待制子羽之長子也。幹死于道。  
君蒙塵于汴。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亦每有  
捐身殉國之念。珙之薰染于家庭者。非一日矣。故  
當金虜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激  
烈。聞者泣下。至屬纊之際。手書訣朱子。張南軒。其  
言皆以未能爲國報雪讐耻爲恨。綽有祖父之風。

焉。史氏之言。信非虛矣。然其止還曾覲。戒勵王珙。  
如陳俊卿所推肯。任怨者。雖祖父或不逮云。

張栻知嚴州。以教化爲先。問民疾苦。暇日召諸生爲  
講性理之學。郡中不肅而化。後守袁州。日進諸生語。  
以濂洛之秘。人各忻然有得。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  
曉。其爲教條。以諄諭之。斥異端。毀淫祠。崇社稷山川。  
古先聖賢之祀。使民知所趨向。大抵栻教人。必使之  
先有以察乎義利之辨。剖析精明。務竭兩端。而後已。  
潘鱗長氏曰。栻之學。以正禮俗。明倫紀爲民先。故

理義悅心  
芻豢之適  
口聞之而  
不忻然有  
得者是豈  
人之情性  
乎



所至人化且立心平易不作矜岸信非俗吏可能也者周靜軒謂棊得道學之正傳真知言哉

趙方為蒲圻尉多決疑獄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誨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潘鱗長氏曰先儒云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之以寬則民便即撫字矣刑罰而當其罪使民不可犯是其教化矣

嗟乎今之口談撫字而實務催科身任教化而實務刑罰讀方之言當何如耶

至意肫惻  
讀之數過  
愛人之情  
有不油然而生者非夫矣

真德秀守長沙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秀士嘗集十二邑宰于湘江議事以詩勗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散作十分春長沙人為立生祠前守泉州有簽判方阜鳴謂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非好人言語在古人唯曰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歎賞，阜鳴亦循吏也。

魏了翁知漢州，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俗習法令，了翁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誘掖，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大服，風俗一變。蔡襄知泉州，爲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以賦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

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等，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皆折節下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風教大振。

王十朋知饒州，丞相洪适請故學基，蓋其園。十朋曰：此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改知泉州，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久旱，入境雨即至。後湖州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應。



朱子張栻雅敬之

張洽司理袁州會提舉常平袁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于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洽自少用力于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則勇不可奪居閑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初至袁有兄弟爭財訟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祗為吏胥之地且

便是直學問人

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聞之無不感化者

趙景緯知台州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論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為之說使民更相告諭期莫失墜約束官吏擾民生事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讚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泣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厲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大興學較

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



之日不久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康濟譜正俗卷之十四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嘉定 侯岐曾 叅訂

長沙 馮一第 較閱

嘉定 陸坦 叅定

潘鱗長氏曰習俗之移人也雖賢者或不免况愚  
氓哉不有君子脩慝反經復之乎正其流弊尚安  
所底止乎詩三百篇每多陳古風今之作夫人居  
平俯仰述往事則思來者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雅化陵夷風尚日弊然獨不曰斯民也猶是三代之遺哉倘曰遂不可以倣括豈前之人皆誣誕可疑者也爰採西門豹以下三十八人為之論次俗之所繇得失亦大畧可睹云

西門豹令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嘗歲賦歛百姓收錢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餘錢與巫祝共分家有好事女者多挾而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豹

言河伯為祟又不得

不為娶婦此已為鑿渠張本

曰如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河上視之顧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投巫嫗於河中又三投弟子趣之又謂弟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鄴吏大驚恐自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溉民田自後鄴民皆得水利家以富足史言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時以為賢大夫

潘麟長氏曰為河伯娶婦鄴之患所從來遠矣巫



不投則妖不止。豹可謂神武之政哉。史氏顧乃列之于滑稽。而二泉邵氏亦謂其術而未仁。不知便宜行事以杜民患。不可謂滑稽。即不若陳子亢之止殉葬為行仁之巧。然其仁鄴之民者。大于不殺巫矣。乃其投巫後。即鑿十二渠者。事亦相關。蓋徒沉巫不洩水。委後有河患。即娶婦之事。復起。則是後也。除害破惑兼之矣。論者以此為西門豹政本。而賴濱氏亦以豹為循吏。蓋先得我心耳。宋均為辰陽長。其俗不知學。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

男為山公  
女為山姬  
猶尸祝也

禁得妙

禁絕淫祠。人皆安之。守九江時。屬縣有唐後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潘鱗長氏曰。讀均娶巫家一語。最得政體。所謂不動聲色而亂卒以黜息斯。真善于化民者歟。金孝章氏曰。人之心。必皆有所敬畏。亦必有所攝。之而敬畏。歸焉。其必皆有者。天也。必有所攝之。而後歸焉者。人也。不于正。則于邪。不兩存之勢也。俗



不知學斯信巫鬼爲之立學校則攝者正矣故淫祠禁絕而人皆安之其天而已矣

周舉刺并州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故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至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愚民使遠溫食于是衆惑稍解

潘鱗長氏曰按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故灰之者甚衆舉乃作書弔之以破其惑而民始得火食不灰舉之功大矣哉

任延守九真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令各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令長吏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價豐給其產子者始知



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潘鱗長氏曰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天地之  
 性也因其性情而為之節文聖人之教也教非以  
 逆且困之也夫乃以達之而相安焉耳民無疹節  
 則陰陽以正風雨以時氣相感也省俸賑乏此所  
 謂損上益下損有餘補不足皆天道也任君能順  
 天矣致年豐而民殖宜哉  
 鄭產為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鮮  
 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其口錢皆為代出郡縣

錢而有子  
 一示以義  
 方而全其  
 生謂之父  
 母斯無愧  
 耳

之言  
 之彼棄  
 女不育  
 者其忍心  
 過于賊寇  
 矣

具聞錢免因改白土為更生鄉風俗大化  
 張真守武威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  
 母同月生者悉殺之真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  
 正百姓德之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于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非有婦人殺子者彪  
 出案發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嘗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  
 之亦面縛自首不數年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此賈



父所生遂以賈名

潘鱗長氏曰按延禧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彪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不納人望之而多怨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季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至偉節先按母子相殘之罪而後案刼殺之盜斯又得風化之先耳

陳蕃守樂安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宣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俗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潘鱗長氏曰今世亦有親歿而廬墓者然飲酒食肉男女徵逐如故而強竊孝子之名世亦因而孝之信耳爲目殊可笑也然又有一種士大夫燕會



不擲色。不坐椅。一切朱器不近。獨衰經大轎。高坐賓館。侈說公事。此種行事。假使陳樂安見之。當何如耶。習俗之偷。可勝言哉。

金孝章氏曰。士大夫者。庶民之表也。愚民不讀書。昧禮義。每事輒以士大夫爲口實。曰如其某業已行之矣。而所謂某某者。又身相倡導。無已時。何怪乎俗之日媮乎。夫弊極于下。害歸于國。誰司其責。顧不感狀深維也。古者三年之喪。不樂不弔。懼分其哀也。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日瞿。聞名心瞿。

弔。歿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也。是以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辭容。而恥無其德行。故夫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然則哀與瘠。猶非至者。矧不及于哀瘠乎。又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夫奪人與奪于人。且不可。况自奪乎。古之喪者。不御內。不飲酒食肉。或者老則寬之。不幸有疾。則寬之。今則人人老矣。居然嫁娶矣。親在殯。醉而不勝。荅拜矣。挾妓登山矣。艦首建白蓋。船中角骹角紙牌矣。嗟乎。鳥獸之喪。其群匹亦必



有踟躕躑躅之情焉。嗚嚙翔迴之頃焉。而况于人乎。血氣之尤貴者乎。朝歿而夕忘之。則是不若禽獸之知也。吁。嗟。悲乎哉。二十五月而畢。真若駟之過隙也。然不能遂之于無窮。而必抑情而從禮先。王制之。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苟於此而猶忍。諸又何望其他乎。昔陳壽史才也。以婢丸藥之微嫌。久坐淪廢。阮步兵負才任誕。論者以為晉廢禮教之繇。然當時何曾猶能面斥阮于帝前。引據嚴切。帝雖愛籍不罪。一時之人莫不敬憚。今之為阮籍者。

紛紛而曾無一人規切之。如穎孝之徒者也。豈先王之教為迂濶而不足遵歟。抑今人之行別有所受之歟。將非是不足明其曠達歟。抑世殊禮不容相襲且身既通顯不為之設歟。蓋嘗思之甚久而未得其解也。則仍痛心疾首。蚤夜而祈曰。君子而欲自夷于民也。則已。君子而不欲自夷于民也。將有志導民而移風易俗。亦務自愛自敬。各無薄其身。可哉。

王濬守巴郡。地方苦役。生男多不舉。濬嚴其科條。寬



其徭課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全育者皆堪荷戟  
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勉之無愛歿也

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先是郡遭疫歲歿者大半多棄  
之道傍憲之命屬縣悉令埋葬又俗有病者妄云先  
亡為禍即發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太傷風化  
迺論而止之時刺史王奐至衡陽獨無訟事乃嘆曰  
顧○衡○陽○之○化○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潘鱗長氏曰發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崇此乃  
崇耳俗之惡薄而入于怪竟至是乎顧衡陽能止

之亦足稱澤及者矣

金孝章氏曰當今信風水者日謀善地乃暴骸不  
葬動至數十年或已葬安好矣聽形家疵議重發  
遷之此與剖棺洗骨者何異夫親之骸魄安斯子  
孫安何有以久暴屢遷之為安者耶惜徒僕僕未  
有論之止者

蕭琛為吳興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廟甚有  
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  
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



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歟。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潘鱗長氏曰。大凡邪不勝正。所爭不過一理。理直氣壯。絀則氣奪耳。項羽啞叱咤千人自廢。方其會鴻門時。樊將軍慷慨數語。便為塞默。理有以折之。氣自不能相益也。生前且然。况身後乎。况所謂憤王者。又未知何鬼之所冒。托乎第恐前後二千石其人不足稱耳。夫輓牛充祭。避居他室。則二千

石之氣魄。大都可知矣。夫如是。則狄梁公之檄告西楚霸王文。又不可不一讀。以壯其膽也。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稱蓋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地。萬姓屠原。鳥思靜于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真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



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碧潛  
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仙之力。莫測  
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  
垂垓下之翅。蓋實繇于人事。焉有屬乎天乎。雖驅  
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毀○鑿○。豈○不○惜○哉○。固  
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餼○饋○牲○牢○。  
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銅○宇○削○平○臺○。  
室○使○蕙○帷○盡○銷○。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為○以○患○檄○。  
到○如○律○令○。余○往○游○烏○江○。相○傳○項○廟○原○立○江○心○舟○。

楫上下必祭。不則波浪忽作。一士人過此舟。子風  
以祭。且暢言禍福。士人隨口占祝云。君不君兮臣  
不臣。因何立廟在江心。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  
錢值幾文。祝畢。風波頓發。士人又云。尊德不須懷  
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是夜廟忽岬徙。而江上之  
祭少息。觀此。則將軍之勇士人之氣。皆可傳也。惜  
遺記士人姓字。因附梁公之後。有云。士人即東坡。  
又云。解大紳。考其集中。皆不載此事。烏江即重瞳  
自刎之地。和州所轄也。



虞愿爲散騎嘗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  
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  
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  
兒鬻女之貲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  
功德

潘鱗長氏曰此與狄梁公諫造大像疏周世宗毀  
像鑄錢同一高達因附於後以告持世君子  
其諫造大像疏云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  
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像生善

非謂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後尚  
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  
盡工寶珠殫于綴飾環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  
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貲百姓將何以求  
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若不充痛切脫  
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  
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  
我皆托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闌亦立  
精舍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勅膏



厚濟言 卷十四 三  
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擒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不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

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猶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采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所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之何救。潘鱗長氏曰。先儒楊奐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



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于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則蕭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不疑，嗟嗟！今之為佛老主持者，名士大夫當不減唐宋。吾安得楊公輩起而喚醒之，無已，則述虞愿之諫明帝、梁公之諫造大像，疏望有心世道者，以主持佛老之心，為國家幹辦天下事。子孫未有不食報于無彊矣。

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勅鑄監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因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有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至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肢體不惜，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恤也。此可謂剛明之主矣。

外史氏曰：世宗之毀佛像也，其言正而切，非但足國并可醒迷。乃近日之佞佛甚矣，範銅不已，重以塗金。愚者方侈以為功德，一旦議毀，勢必挑激，緇流而為議者咎。嗟嗟！佛豈尊于孔子哉？千年遺像。



張永嘉毀之而易以木主遂成一代鉅典然永嘉倡議時徐華亭爭之甚力而永嘉絕不為動得君之力也今有君矣豈無永嘉其人為之救正乎余不能不為之憮然矣

梁毗剛嘗有學為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惟多金者為豪傑以故遍相凌辱每尋干戈略無寧歲毗患之忽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乃置金坐側對之痛哭謂曰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汝等以此福滅今將此來殺我耶一無所受悉還之諸酋

皆感悟遂不相攻其俗大化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嘗侍大理卿

潘鱗長氏曰古人詠錢詩有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被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嘗熟其形模金旁着兩戈真殺人之物也究而論之誠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何天下之人盡被其籠絡而不悟也可嘆哉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如汝何也然以我之無求一聽汝之去來而不繫汝縱能殺人然亦無如

楊仲宣曰一云錢從淺小同知世人眼孔竟為此孔攝入放開不復能大



我何也。

朱令古氏曰。梁毗嘆得妙。鱗長訓得妙。然金一耳。而戈則二是金。且不能勝之。而况人乎。金所在而二戈隨焉。可畏也已。

金孝章氏曰。吾鄉陸酒民先生。廉介士也。有故交爲達官。遣使遠迎先生。不得已。乃一往。既至。卽思歸。故交厚遺之金。恐其不受。私授使者。秘諸囊。且戒曰。而無白。而主卽白。當俟至而家。使者不能忍。中道遽以告先生。大駭。頓足哭曰。此害人者。奈何。

攜之立命投之河。及歸。仍一空囊耳。鄉里至今傳其事。若先生者。其識錢字者哉。其不以梁公爲迂闊者哉。

辛公儀刺岷州。俗甚畏疾。一人有疾。闔室避之。卽父子夫妻亦不相顧。公儀欲變其俗。凡有病者。悉舉置廳事。親自拊摩。昕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秩。盡市藥。醫療。躬視其飲食。于是悉瘥。乃召其親戚子弟而曉之。曰。死生有命。脫若相染。吾歿之久矣。汝等勿復疑之。諸病家皆感泣。慚謝而去。合境呼爲慈母。



潘鱗長氏曰辛公化民精神全在親自拊摩捐俸  
 市藥躬市飲食一段到得悉瘥然後召而曉之百  
 姓先已感悟一半矣凡欲感人使人信我之真者  
 未有不繇于身先之者也

金孝章氏曰俗之惡薄非一日之積遽欲革之未  
 必從也無以導之而徒辭費亦未必信也務自盡  
 而徐以開其悟所謂有而後求君子忠恕之道也  
 傳奕為唐太史令有西域僧能咒人立歿復咒即生  
 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

高識傳不  
 可不購

使咒臣必不能行僧咒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歿奕每  
 戒子勿學佛書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以  
 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  
 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  
 汝往試焉其子如其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陸履長氏曰世間有識見人自然不崇邪信佛今  
 天下愚夫愚婦誰不受其惑溺即有讀吾儒之書  
 者猶然不悟總歸于愚而已矣安得傅公高識傳  
 使之家諭而戶曉也傅公在高祖朝曾有疏請除



佛法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歿壽夭繇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繇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

張君智人  
蕭瑀愚甚

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高祖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高祖皆如奕言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嗚呼三代以下如唐高祖者人主可不法哉我願學者時誦讀退之佛骨表永叔本論及程朱諸先儒論



議○以○此○治○家○治○國○以○此○事○君○事○親○庶○幾○可○以○繼○傳○  
公○高○識○傳○也○

潘○鱗○長○氏○曰○今○欲○端○本○以○釐○弊○要○在○良○有○司○身○先○  
禮○義○日○與○齊○民○講○明○聖○祖○六○諭○使○其○曉○然○知○君○  
親○之○重○彼○自○不○入○于○邪○也○如○曰○佛○氏○盤○踞○中○國○已○  
久○一○旦○起○而○驅○之○恐○挑○緇○禿○之○議○是○甘○為○傅○公○之○  
罪○人○而○與○蕭○瑀○同○其○族○也○

狄○仁○傑○刺○寧○州○持○節○江○南○巡○撫○吳○俗○多○淫○祀○仁○傑○立○  
毀○一○千○七○百○餘○所○惟○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何等見識

何等見識

而○已○○又○帝○幸○汾○陽○宮○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  
女○祠○言○盛○服○過○者○致○風○雨○之○變○更○發○卒○數○萬○攻○馳○道○  
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何○妬○女○避○耶○  
遂○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或○問○禹○與○太○伯○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無○  
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留○  
四○祠○蓋○以○諷○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  
國○者○也○伍○員○復○讐○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  
之○及○今○而○讓○猶○足○為○賢○不○然○將○有○復○讐○者○起○矣○公○



豈苟然而已哉。

憶戊寅年  
萊陽任文  
水先生巡  
吳時力禁  
此會至已  
卯庚辰三  
年內街絕  
魑魅之遊  
人無思率  
之狀斯亦  
無媿于梁  
公者記此  
以俟後之  
君子相傳

任公禁革  
此會一示  
甚是正大  
惜余遠出  
未得採入  
真一缺陷  
事也

外史氏曰。吳俗賢聖會。作俑者不知何人。每當夏  
月。日輿蓋街遊。與各廟行往拜禮。其執事扈從。旌  
旗夫馬等。與撫按出巡同。其帖用寅弟。寅侍生。單  
侍生。通家侍生者。止無年弟。年家之稱。其封條。用  
察院都察院會飲用戲。其餽品供具。極水陸之珍。  
無不具焉。其茶酒皆從神口入。隨從神大小竅出。  
人爭接食。以為壓災。至請酒舉箸。兩神雖假左右  
手口為之。酌酢然亦不勝其提掇之苦矣。如此往

返。幾兩月。然而褻神惑俗。莫此為甚。坐間一神髻  
上簪茉莉花。一神髻無。其從急覓花至。髻又無孔。  
乃以錐貫之。未及半而頂裂。乃用帕束神之首。詭  
語曰。老爺傷風急。乘煖轎而歸。其狎戲如此可笑。  
也。而戲者無恙。則神之不能為禍福亦明矣。俗何  
惑之終不解耶。余感狄公毀淫祠事。乃述其大概。  
以告扶世君子。又有府城隍會。每歲三出虎丘。  
雖緣祭無祀而設。費亦不貲。是日男女樓船簫鼓。  
無萬數計。最可恨者。有種愚民。自械桎梏。甘受刑



杖以爲免罪。長人者何不乘此機會。摘其隱罪。如其杖而懲之。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又七月三十或二十九。開元寺點肉燈會。其狀甚褻。是日男女混雜。亦不可言喻。誠采而釐正之。真扶世之大化也。若曰俗弊難革。應撫張玉筍先生首禁吳民火葬。不其明驗歟。且夫火葬一事。其狀甚慘。我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中。于心何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力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莖之。敢有狗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聖恩之博厚如此。願仁民君子推廣

聖恩而坐以焚棄之律。勿使中國之游魂。仍蹈胡人之慘習。陰隲莫大焉。

韓愈刺袁州。俗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



著為令

柳宗元刺柳州不鄙夷其民惟務德化先是州以男女質錢約子母相當則沒為奴婢宗元與民設法悉令贖歸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禮

潘鱗長氏曰天下莫大者父子之親質而不贖而聽其為奴婢是忍絕其親親之恩而成之以辱人賤行也豈仁者如傷之心乎且夫人之為此亦大不得已耳諒其不得已之心曲為設法以全其不忍之愛父兄也師也韓柳二公兼之矣後之人徒

以文章求二公者不幾失二公從政之實效矣乎

顏真卿為內史有貧士楊志堅清苦力學妻忽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牒真卿以其敗壞風俗決杖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為軍官令遠近知悉于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潘鱗長氏曰杖妻贈夫力挽風俗則政本已端他務不足理矣

金孝章氏曰能留心風俗又能加意憐才此必非

志堅送妻詩必佳惜不得見之



俗吏所及魯公政事如此宜其流譽至今也

馬麟少孤年二十讀馬援傳至馬革裹尸慨然曰使

吾祖勲業墮地乎歷遷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

或曰宜赦麟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矣遂殺之

又天旱間巷素為土龍聚巫以禱麟曰旱繇政不修

即命撤之明日大雨是歲大獲

潘麟長氏曰不知麟者疑其果于殺知麟者當服

其不為姑息正迺深于弭盜也天下弊政之成往

往繇于美意可不慎其始乎至于修政揀早是誠

善于禱雨者董子繁露所傳吾嘗以為非要觀麟

之言益信矣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詠

召群捕曰訪市肆中有人向為鄉里害者必大言其

事即立收以來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

如故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

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真名言哉

潘麟長氏曰白頭翁者即後陳希亮所禁緋衣老

人之流耳彼以此聲言愚民易惑畏其禍及將必



紛紛徒避遂乘之以為姦止之于方萌即頃刻可定是所貴于識斷也非識則亦不能斷矣

道輔孔子四十五代

孫其在寧川則為軍

亦推官時

也正氣烈

烈如此真

不愧聖人

之詩哉

此氣

孔道輔在寧州時天慶觀道士塑真武像有蛇穴其前數出迎人人疑其神或以為龍刺史日兩至其庭朝焉舉州人內外遠近無不駿奔於門以覲無敢怠者州將欲上其事率官屬往奠拜之而蛇果出道輔至怒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往前以手板擊其首斃之則蛇無異焉郡吏暨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莫不歎服繇

是知名

按石介有擊蛇笏銘其序略云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于物或鍾于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又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誅孔法



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  
 劾梁冀，漢室隆，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  
 蛇歿，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  
 豈徒斃一蛇而已哉！軒陛之下，有在上欺民，先意  
 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  
 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  
 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  
 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  
 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

公方為朝之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  
 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  
 受笏之為物，純剛至正，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  
 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  
 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  
 言當為我南海立祠，遂迎其神往至龔州，珦使詰之，  
 曰：北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  
 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徙漢州。



宴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騰踐不可  
禁珣安坐不動曰如再放可取來看頃之遂定

潘鱗長氏曰妖怪之興多緣聽者在惑易動轉相  
扶捏以耳爲目飾之以口遂成極盛若只看得平  
嘗了無奇特我旣堅定有主任其壽張則不求破  
彼彼將自息矣

孫子季爲吳江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  
人稱水仙太保郡守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  
往至則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于太湖曰實汝水仙

之名矣妖遂絕

潘鱗長氏曰士君子爲政必有一段剛心勁氣乃  
不爲俗惑又須義理透徹乃能見定而有主卽如  
孫君一吳江簿耳以太守莫敢治之妖仙而君立  
治之是豈可以簿目之哉語云官無崇卑以能辦  
天下事者爲上吾于孫君信之○又楚永州接壤  
粵西值旱魃爲祟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  
帝主五穀真仙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謂敬之  
則蟲不害稼否則立致人死楚粵愚氓晝夜迎賽



奉之若狂，于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歛愈熾。永紳劉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粒食之聖淪於妖妄矣乎！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巫，韓昌黎之闢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愚氓，力為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榆枌，是誠不誣也。已。余謂此種擔當，直與孫君治妖仙同一識力。何也？夫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孫劉二公斯無愧其為古今之端人正士而已。

張乖崖所云止術之妙，貴于識斷不在厭勝先生其得之矣。

程顥為鄆主簿，寺僧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競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後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又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顥見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旁，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矣。府境時多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潘鱗長氏曰先儒有言學者須是學到通得鬼神處方爲寔學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禹黃龍負舟須臾俯首而逃上矣至如程子云俟佛光現吾不能往當取首就觀其光遂滅此皆是通得鬼神處有非然者皆不可以言慎獨之學也又當時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傳言有光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何足異也上從之卽此一言非但理足以感人

主其恤民財而正國俗功當與日月爭光矣  
 金孝章氏曰先生十歲時賦酌貪泉詩云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則其器識早已絕人矣豈區區詭異所足惑哉又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當其改簽書鎮寧軍判官時曹村掃決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人或難之先生躬走激諭士卒晝夜不息數日而塞與安石論事不合後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



然則先生之不為物動感人而集事者誠與明之間而已矣。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間里輒數火起居民憂恐有巫楊媪因而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繇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即斬媪于市火遂息。

潘鱗長氏曰巫即為火錢公可謂洞燭其原矣假使稍為所惑燎原之勢可勝道哉此與張魏公戮白頭翁同一識力。

大有識力

嗟哉民之愚也假使葺殿塑像可以獲福誦經禮斗可以免災則是僧尼可以不死像殿可以不毀也富者得長壽而貧者終無生理也此理甚明良繇上無孫公其人

孫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覺覺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求福耳覺曰佛殿未甚壞佛亦未露坐若為獄囚貸償官逋釋此數百人桎梏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得福不更多乎富人不得已喏之即日囹圄一空而福俗佞佛之風遂止。

潘鱗長氏曰當此民力疲憊盜寇充斥之秋長人者宜法孫福州之治嚴禁餽僧講經之會造像葺殿之舉不惟民心不惑于虛無亦且民室少免其



開導之又  
從而身先  
之耳

懸磬至往者印募簿而勸施給硃示以鼓化者更  
當猛省易轍不則何異奪民口中食而驅之乞市  
矣悲夫。愚生又有請焉今世俗僧每每串地混  
做臺戲為葺殿之舉此不過倚佛為名為誘良賭  
博之場耳長人者恬不知禁且樂給硃示為之勸  
歛藏奸構訟為害非小佛受暴歛之虛名民罹剝  
膚之實禍地方叵測之憂當有不期而至者也今  
不特戲會宜禁即茶坊酒肆簫鼓樓船能一槩痛  
革之不惟地方受福無窮長人者亦絕慮于叵測

矣。

孫覺知福州閩俗厚于婚喪尤酷信風水男女有垂  
老而不能婚者喪有相繼而不能葬者覺乃曉以禮  
儀裁以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甫出而婚娶者  
數百家葬埋者費減十之五民甚便之。  
潘鱗長氏曰婚喪之侈今世尤甚不獨一古福州  
也。因輯文中子與司馬溫公婚喪之說于後以告  
持世之君子裁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有立契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給其契約者。是乃驛儻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繇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于是質其女。以責貨于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爲

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職是故也。然則議婚姻而有及于財。勿與爲婚可也。又近世迎妝者。惟鋪設衣飾。炫耀街衢。更覺陋惡。可厭。予願長人者一遵。

國朝定婚禮式而化導之。風俗無有不妙者也。其式自品官至士庶。各有等級。一品至四品。彩段不過八疋。五品至九品。四疋二疋而已。財禮之說。未之前聞。或慮女家有費。姑以相資。何如遵禮而省之。爲得也。



司馬溫公葬之說曰古者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  
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  
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于此而其  
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  
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  
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  
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  
于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扣溪

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  
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  
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  
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  
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  
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  
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閔親之未有  
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  
其何以爲心哉世又有遊宦没于遠方子孫火焚



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于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為嘗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歿。葬于贏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于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者哉。是正編曰。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于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

歿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于城郭之中。留伏屍于室家之內。數年之中。其家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歿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為甚。乞申明為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律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具。皆為品節。禮不可為。如散帛設席之類。分不得為。如幢類。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如幡綵陳希亮知鄆縣。俗多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



勸巫爲農  
極得政本

老人語亦  
公甚

會不則有火焚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  
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  
七十餘家及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恐緋衣  
老人復出矣

潘鱗長氏曰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  
止海上一富翁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  
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  
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  
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

淫祀及巫覡皆繇此始嗟乎巫欲神其術遂陰連  
匠作以欺嚇愚民往往如此而其俗寧不悟也悲  
夫鄆父老云公去我恐緋衣老人復出則是緋衣  
老人果有之乎卽有之又果可信耶  
陳升之知漢陽其俗好藏交親尺牘值訟則投公庭  
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不可長也請嚴其禁  
識者快之

潘鱗長氏曰每讀邸報見有執私牘而訟之  
朝且推詰不已誠可寒心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神



宗召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又  
 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夫爲臣者  
 誠思盡忠補過方各自求之不暇又何暇攻擊他  
 人哉且掇鄙穢瑣細之辭溷瀆天聽恐非事君  
 之體也嗚呼上之人且如此矣烏能禁齊民不掇  
 拾鄉紳短長長吏細過排雲以叫闐闐哉則是輕  
 朝廷而長齊民之奸挾者夫非上之人有所授之歟  
 如陳升之者可謂識微之君子矣

韓彥古知平江初到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  
 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首其人錯愕  
 卽以實告于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爲神明  
 潘鱗長氏曰凡爲政罔不在初彼老吏積猾方于  
 此窺上意旨而試其奸一爲所惑卽墮其術中以  
 播弄我有餘矣警之于早而杜其漸此智者事也  
 人將化之而不敢爲奸是抑仁術也無智者之事  
 則無以始無仁者之事則無其終以智而成其仁  
 亦爲上者當如是耳而人未免以爲神明神明也



乎哉

王佐知平江政聲第一尤長于聽訟時嚴酒禁有鄭氏以母病須酒飲藥民告其藏酒逮捕佐曰此必繇家人漏言驗之果然得姦狀而杖之

金孝章氏曰物有因此而得彼者事遂有輕此而重彼者其相形動相徵召之間至微渺不可捉測也而又不可謂之冥無其端禁酒矣民乃有以飲病母者逮藏酒耳而得其作姦之家人使處之苟執一寡通何以窮其變而不失輕重彼此之情乎

聽訟如王君斯可與語此焉爾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潘鱗長氏曰民犯禁令斯其罪也而乃出于婦訴其姑若因而從之此與證父攘羊者何異父子相隱夫子謂直在其中夫其中者仁也子證父婦訴姑此天地間最不情之事卽最不仁之人聽婦訴則不順者無以訓以姑故宥則廢法今自婦發其



端卽受其責而仍被之以孝名此等作用最妙問  
汝事姑孝乎曰孝此其仁之終不泯也世雖極不  
孝之人亦決不肯自處于不孝者也曰旣孝可代  
汝姑受責亦治之以未泯之仁而已矣意義溪微  
感悟無限政化能不大行乎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  
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  
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  
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甚合我

若因僕告  
許便爲所  
動不惟無  
以懲惡且  
上之人反  
爲所弄矣  
子宋二公  
喜真快心  
者

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  
肆者時以此高之

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橐漏稅庠曰舉子裝  
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但送  
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僕罪而遣之

潘鱗長氏曰往屠石梓先生諱義英者爲浙中督  
學持法最嚴按湖時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  
宿娼家昧爽保甲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將妓  
與生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



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纍頗遠屠瞬門役辨其  
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  
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  
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  
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之曲全  
士也自是刁風頓息夫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訐  
之風不可長也效尹書判及漏稅不法也而奴不  
可以加主可見挽回風化只在上之人畧一加意  
而下受無窮之福也至如考試一節今天下奔競

成風牢不可破尤須二三主持世道者默而化之  
庶幾士習可挽弊俗可革如陳默菴先生蒞蘇試  
士意抑倖竇則專拔寒微欲羅真才則刻意較閱  
甚至督檄旁午方且衡文如故寧甘遲緩之罰決  
不忍以草率負生童故一案出而素峻者不致慨  
于錢神懷才者不見遺于珠海自公蒞吳數年來  
營求之風視曩時十消五六矣夫非先生用意之  
微而能然乎哉余感屠石枰培士意因識其一端  
於此



陳堯叟為廣西轉運使，嶺外地氣蒸暑，徧為置樹道，旁鑿井置亭，舍民免暍，死其俗病者，惟禱祀不知醫，堯叟集驗方刻石州邑，自是民知醫藥。

潘鱗長氏曰：吾觀天地間有一物害必有一物制，是害者甚矣。天之仁愛斯人而多為之備也。人自不求耳。暍則蔭，疾則藥，豈非自然之利濟，惠而不費者乎。仁人君子苟不置民膜外，則無論地之險夷，官之小大，必將皇皇焉悉心而為之圖，謂之父母，斯不作焉。

楊簡知溫州，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禮。冬至行鄉紀，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數，書善不書惡，風漸淳厚。

潘鱗長氏曰：古禮何嘗便不可行，只未有實心舉之躬行率之者耳。若慈湖明道晦庵諸公安見道學之儒，無弘益于人國哉。書善不書惡，用意最為深厚，舉臯伊而天下化，已見于前事矣。

蔡襄知福州，俗重凶事，喜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不然則深自愧恨，為鄉里所羞，而奸民遊手



無賴子貪飲食利錢財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  
 秘不舉哀破產辦具然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  
 賤買田宅貧者立券舉債至終身不能償襄曰弊有  
 大于此耶下令禁止其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  
 痛斷絕俗大化

潘鱗長氏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情雖無窮禮則有制又不徒曰稱家之有無而已  
 福州有此惡俗豈非禮義不明在上者無以教之  
 之之歟君謨能變之斯真以禮義化民者矣

死即成耳  
 何煩多事  
 或口修來  
 生耳豈知  
 人生于世  
 明日事今  
 日尚難預  
 定况來生  
 乎且來生  
 即往吾安  
 得知之從  
 而信之乎  
 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  
 真千古至  
 言也

金孝章氏曰今日之俗莫弊于喪事用浮屠以彼  
 所費不貲了無益于死者何如自盡其心于附身  
 附棺之間乎釋氏之教則薦死者生西方而道家  
 又欲超之仙界今二者竝用將令死者于彼乎于  
 此乎又曰經懺所以消罪業勿為陰譴也且勿論  
 地獄有無人之為惡天之報之不于其身必于其  
 子孫豈經懺所能解免乎使親賢而為之是誣其  
 生前而陷之于惡也使親果不賢而為之後者不  
 思為幹蠱蓋愆之計徒以誦經修齋塞責謂親罪



已消則必復為惡以繼之。是自誣而重其戮也。若曰罪孽憑經。懺可釋。則是桀紂亦可生天。而殺人之盜跖。終作佛子也。早上屠人肝。晚間却修誦。不害其令名。考終也。有是理乎。則天道何為福善禍淫。而朝廷又何必賞善罰惡乎。善乎子輿氏之言也。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民不繇禮義。是下亂也。治民無政事。以示之。是上亂也。財用安得足乎。亦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已矣。

潘鱗長氏曰。世俗惑于浮屠。而用追薦之說。吾友

孝章氏已言之詳矣。然余按追薦一事。惟浮屠氏有此說。而近世黃冠之流。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甚易。故亦効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為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為之。以為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為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饑寒患難。尚有所不卹。况其既歿。又安肯捐其財。



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為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為者。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夫飲酒食肉處內種種大不孝之事。恬然罔忌而獨于追薦一節人言是恤。烏在其為知本哉。則是溫公之訓。歐陽公之本論。又不可不讀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暮年再暮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

寫經造像。修塔建廟。云為歿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否則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瓜刺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其苦。况于歿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



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寔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如福俗必傾家敗產而後已。嗟乎。與其如此。曷若蚤買田營墓而葬之乎。

歐陽公本論其略曰。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

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管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歿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歿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

人惟禍福之念勝故妖術得以乘之亦惟

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於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陸起令。涇陽濱桂陽郡。通夷俗。信鬼神。家有妖祀。人有欲為義者。輒相恐曰。神將崇汝矣。至長吏有疑。亦



惑于人鬼  
之念堅不  
可破故邪  
氣得以入  
之子曰智  
者不惑又  
曰敬鬼神  
而遠之此  
真千古名  
言也

因巫決風俗大壞村巫用銀甕貯蛇以為龍挾言禍  
福民皆惑之觀者如堵起召巫詣廳事取其蛇斬之  
按巫以誑俗之罪遠近駭服

潘鱗長氏曰民所觀以率從者長吏耳乃至有疑  
亦因巫決尚安用長吏為哉向非陸君出此辣手  
視此蜿蜒甕中者村巫倚之坐作威福豈惟戕民  
命且從而制長吏之命矣

包恢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糜金帛傾市奉  
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

乎何尊畏之即毀其祠

潘鱗長氏曰斷天下之疑惟理足以勝之彼非犬  
豕數語何等痛快直捷

胡朝穎提舉湖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  
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  
必瞑目坐此室絕無影響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也  
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為廣東經  
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守皆信  
奉之穎聞其事檄潮州僧昇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



不即殺而必待三日者蓋以解愚民之惑而服寺僧之心耳

載以關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過三日，則汝無神矣。及期，猶眾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以誑俗惑眾之條。在浙西營王府十二人行劫，頴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否？頴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金孝章氏曰：狗人則失已，狗情則廢法。失已之弊，一身受之；廢法之害，其流及于天下。彼市法以為用情者，特未深思其終耳。夫天下濫觴作備之事，是誠有之，豈可使人謂其出于我乎？

朱熹知潭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教，因采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折毀淫祠，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熹悉嚴禁而俗革。

潘麟長氏曰：凡民無所遵守，則邪說易以乘而眩之。此繇司牧者之失道，非其民之罪也。譬諸飲食，既見梁肉可飽，豈有反其惡草者耶？第其初誕降，嘉種教之烹飪，不可無其人耳。文公其善為調人者哉。

王嗣宗知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



焉。妖巫挾言禍福，民甚信畏。前此長吏皆先謁之，然後視事。嗣宗至，毀其廟，燻其穴，得狐類，盡殺之。

潘鱗長氏曰：傳云：物之所聚，則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使前此長吏不先謁之，而後視事，民亦未必甚信畏。惟長吏如此，所以一倡百和，舉而奉之。信若真有神焉，可以禍福之矣。藉非王公除之，早邠人氏殘為狐種矣。大都妖巫惑人，擾害地方，凡銳心治理者，能立拆毀其淫祠，最為除奸第一善政。黃震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

十萬姓，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嘗，爭鬪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為坎于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鋼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立禁絕之。

潘鱗長氏曰：張南軒論祀祠山岳廟，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為夫婦，逆



代無錫謝子蘭與嘗熟教授盛昭書請出土地夫  
 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又曹州同知張浩滄  
 州人深惡異端之說凡境內庵院拆毀殆盡他處  
 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  
 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  
 之乃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我

太祖皇帝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名號以明  
 聖斷高出于前代一載傅奕以來闢異端文一自為  
 文以示禁戒斯亦可稱卓然扶世之君子矣嗟乎

愚意天下  
 郡各倣  
 意立碑  
 勝德政去  
 思多矣

舉世昏昏怵於禍福即智慧之士亦時趨之習尚  
 移人堅不可破吾安得南軒諸公其人為政一洗  
 而新之也噫

陳天祥讀書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授山東西道廉  
 訪使平陽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眾所至官為  
 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  
 神怪惑眾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  
 張角晉孫恩之所為必成大害遂捕而杖于市自此  
 神怪屏息

近日妖會  
 頗多無論  
 男女貴賤  
 皆入焉當  
 事者嚴為  
 禁捕則害  
 猶可止不  
 然蔓難圖  
 也



潘鱗長氏曰自古反側子必先以妖術惑眾然後乘機倡亂陳緱山妙用正在乘其輔翼之未附而捕杖于市使天下曉然知妖不能為禍福也此最得除妖破惑之大體若必待其斬關屠邑逆我顏行反形既成捕何及矣

韓鏞授饒州路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謹鏞到撤其廟宇沉土偶人于江並毀其淫祠與祀典不合者人皆驚服  
迂庵子曰今天下有司肯立遵祖制凡境內一

切祠宇查與祀典不合者盡行拆毀土木偶人火者火沉者沉僧道年老耄者聽之其中年者盡行勒令歸農寺院舊者聽其傾圮不許修葺敢有街巷剏建菴堂者律以靡費民財誑惑之罪其古寺新菴之木植大而堅者罰修橋梁小者拆樹悲田院至有誦經寄庫禮懺薦亡者律以不孝之罪佛若有靈當亦為之首肯矣又我朝魏莊渠督學粵東時凡一切淫祠與佛寺院不在祀典者盡行拆毀改建社學或祠先儒明道考亭及古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僧道幼者勒令還俗一應僧寺田庄  
謂出愚民施捨要福豈可令無父無君之人不耕  
而食乎卽嚴守令造冊入官改爲社田學田以給  
生童之貧者於是士民翕然知有聖學可崇而一  
歸於正至今德之此可見返邪歸正之風只在士  
之人一指點焉耳

○附張九功正祀典疏  
弘治元年四月禮部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  
祀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

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嘗祀之外尚有釋迦  
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  
又有金玉闕真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  
有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  
乞勅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  
事通爲禁止

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  
功于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與否明白具奏  
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鎮海濱封號郡  
 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  
 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曉  
 人心者至矣伏望以

祖宗爲法敬事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禱祀之類通行  
 罷免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  
 凡宮觀祠廟非有功德於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  
 間有異朝勅建難于輒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

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  
 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蓋西域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  
 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  
 遂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  
 爲三其實本一身耳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  
 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  
 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捨身施佛  
 餓死臺城繇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於道家以老  
 子爲師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



法身上清太一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乎如宋徽宗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可為明戒佛老之徒妄相稱迷惑世誣民莫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為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萬壽千秋等節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脩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

於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於朝天宮賜祀與正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蓋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其北第五星名曰天樞是為天文之甲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像正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崇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九天應元雷聲



康濟論 卷十四  
普化天尊者。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今道家妄以爲玉霄真府總司五雷。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今乃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稱名。禮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司真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

人。善以符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沒。人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熙寧天觀間。累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乃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益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耳。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宮祭告。夫生辰自



應使其子孫祭於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雨期。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今春秋祭之。夫妖繇人與久。自衰息。况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杳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童帝君。

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梓童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童掌文昌府事。及人間錄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廟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闕而新之。歲以二月二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童神顯靈於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况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童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誠附會不經。乞併與大小青龍之祭。俱勅罷免。其梓童祠。



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乃北極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於其下宋真宗避諱乃改玄武爲真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顯靈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爲靖樂王太子得道術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國朝御製碑謂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祐爲多嘗建廟南京載

在祀典及

太宗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

憲宗嘗範金爲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于武當山蓋亦承

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喜乃援引左道鄧嘗恩輩熒惑聖聽虐害生民奏請重脩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盜賊之



康濟譜 卷十四  
場今嘗恩輩已伏其罪。而其所貽蠹國害民之事。尚  
未止息。如頻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衣布。濫  
費香蠟之類。是也。請止。炤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  
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嘗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  
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并  
香蠟諸費之勞民者。俱量爲裁省。庶幾國用稍節。而  
於累朝崇奉之禮。亦未嘗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  
真君者。道家相傳以崇恩真君。姓薛。名堅。西蜀人。宋  
徽宗時。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真

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是也。又嘗從薩真君傳  
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于禁城  
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  
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  
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節  
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  
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  
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皆無應驗。今若以累朝  
創建之故。難於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



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此則妄費可省而邪術可貶矣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卽祀今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

太宗嘗不豫藥罔效禱神輒應因大新閩地廟宇令春秋致祭易衣給戶洒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證金闕真君知諤玉闕真君正統成化年累加號爲

上帝每朔墜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皮弁冠紅金雲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用黃錦綺服其黃服五年一換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年代世系事蹟本非有甚異也而兄弟並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貲閩之袍服又數勞人齋送其僭號旣宜革正而妄費亦宜節省請仍存閩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得再製若在閩而做者



令府縣量爲脩補不必齋送。如此則於禮廢不爲瀆。而報功之典亦未爲不存也。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又金玉闕元君者。卽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田爲仁壽仙妃。配皆爲仙妃。國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爲聖帝。母及二配皆以爲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僭瀆一至于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吳國專權弑主之賊。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爲子。有一時禱應之功。故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

號。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爲五嶽之首。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旣專祭於封內。又合祭於郊。



卷十四  
壇則此廟之祭實爲煩瀆亦乞罷免所謂京師都城  
隍之神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深隍以保其人民其  
制自黃帝始今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  
謂之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  
爲神誕辰故是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非  
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况南郊秋祀俱有合祭之  
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議既上

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真武城  
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宜  
革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  
福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潘鱗長氏曰聖王之世絕地天通今乃多諸報祀  
已非古矣何況附會僭濫致糜國用乎此疏奏罷  
種種具見卓識邇來國家多事供億日繁雖大  
典嘗額概從減省恐物力非復往時淫祀決已停  
止但愚民無知易惑難曉而射利者復以禍福之  
說乘之遂使禱祀紛紛營建不一疾病則事巫而  
廢醫主則以爲神之功死則以爲求之未至齋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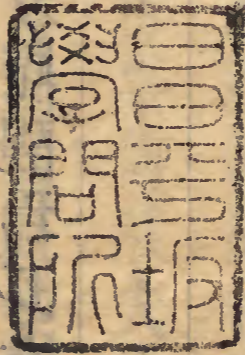


過於父母施捨昧其力量。是上雖持正而下猶然競於邪也。天之生財有數。上節之而下耗之。終歸病國。矧節者在既耗之餘。節亦有限而耗者復不稍為節之計。後將何所耗乎。嗟此貧民賦斂去其三。官吏縉紳鬼神僧道去其六。而餘此一者。則父母妻子朋友族黨取足于其中。噫盡矣。夫稅斂不薄則田疇雖易無益也。然時實使然。旁付之無可奈何。若夫食之以時。用之效禮。此在小民可得。自主者庶幾藉此少延殘喘。特無人為之教勸極

力點醒焉耳。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如也。



卷十四



文正公印



